

莫扎特,生日快乐!

尹大为

如果说,贝多芬是夏天,布拉姆斯是秋天,舒伯特是冬天。那莫扎特一定就是春天了。

其实,我小时候一点都不喜欢莫扎特。总觉得他是一块甜腻腻的奶油蛋糕。而那时我崇拜的音乐,一定要有着高贵的忧伤和表情丰富的痛苦,那种让人一听直起鸡皮疙瘩的,似乎才叫“音乐”。

后来,因为一次牙疼,使我彻底改变了对于莫扎特的看法。几年前某一天,牙齿突然毫无征兆地疼起来。本来从不觉得存在的那颗牙,突然间变得像一座大山那样沉重。我试过了一切想得起来的土办法,涂牙膏、冷敷,一点没用。世界突然变得黑白起来,毫无一丝性感。我手足无措,下意识地拿起了手边的CD,塞进唱机。“当当当,当!”贝多芬,简直要了我的命!再

换一张塞进去,卡拉斯撕心裂肺正在绝叫。再换钢琴独奏,琴声像叮叮咚咚的泉水一般倾泻在我周围,我细细辨认着每颗水珠,在阳光的照射下,散发着诱人的光泽,巨大的温柔把我彻底淹没。几十分钟过去了,世界再度陷于寂静,我回过神,莫扎特竟可以治牙疼,太神奇了!

六年前的冬天,我去欧洲出差,偶然路过萨尔茨堡,在老街上闲逛,偶然瞥到了墙上的铜牌:莫扎特故居。门半掩着,我推门进去,登上长长的石质楼梯。普通的木头地板,低矮暗沉的空间,比河对岸卡拉扬的豪华别墅可寒酸多了。从小窗看出去,正好看到路口过街楼下熙熙攘攘的各色凡人等,几百年来他们一直这么来来往往,莫扎特应该也是天天俯视着他们长大的吧。书上说,1900年前后的音乐界普遍认为他过时了,因为“即使是他最沉重的哀伤,也不过皮肤那么一点深度而已”。似乎也不尽然。我倚在窗台上发呆,恍惚间似乎莫扎特也正挤在街口摩肩接踵的贩夫走卒之中。我突然

朋友李先生老家后辈请他回去看看,李先生一直也想去父母出生的地方走走。困扰他的是,带什么礼物去。老人家来上海都会带些当地土特产,可自己又能带些什么礼物回去呢?上世纪八十年代,李先生也跟随父母去过两次老家,那时从上海带去的麦乳精、大白兔奶糖、五香豆很受欢迎,如果现在还带这些东西,是不是有点落伍了?

与李先生有同样困惑的,还有许多来上海的国内外游客。要说上海市场上吃穿用玩的东西多如牛毛,可哪些商品才是代表上海的伴手礼?

笔者以为,伴手礼的主要特点有三:一是独特性,也就是有一个地方的地域特色;二是设计精巧,包装精美,便于携带;三是价格适中。仔细想想,现在符合上述特点上海伴手礼确实不多。拿吃

来说,上海也有许多有名的糕团点心,如小笼生煎、鲜肉月饼;西点有蝴蝶酥、眉毛酥等。但这些美食只适合现做现吃,不便携带,保质期也不长。用的方面,上海手表、丝绸围巾等还是不错的,但如何让这些老产品焕发第二春,产品的包装设计、市场营销还有待加强。另外,文创类的纪念品更是在市场上难觅踪影。

当然,有了好的伴手礼,如何让游客知晓并方便购买也是一大关键。台北101大楼内有卖台湾伴手礼的专卖店,澳门也有许多售卖手信的店铺,建议上海也可以在旅游景点、著名商业街多开几家售卖伴手礼的专卖店。这样一方面可以把散落在全市各个角落的伴手礼集中亮相,方便顾客挑选;另一方面也可以让伴手礼集中在一起打捆,从而让更多的伴手礼接受市场检验,如此优质产品才能脱颖而出,成为大众心目中真正代表上海的伴手礼。

然悟到,他笔下的快乐,并不是一条清浅的小溪一览无余,他是石涛说的“山水真趣,须是人野看山时”,“人野”尝遍人世冷暖之后,还能过滤掉悲苦,去除掉挣扎,快乐地直面人生,这才是他最厉害的地方。

钢琴大师施纳贝尔说过一句名言:“莫扎特对小孩来说太容易,对艺术家来说又太难。”我听过一些“神童”弹的莫扎特,大都只能看到他“浅白”的一面。弹过莫扎特奏鸣曲的大师又太多了,以他的《第13钢琴奏鸣曲》(K333)为例,我粗略地统计了一下,手边就

那天,我在公司受了气,回家拿老公撒气。我让老公去菜场买大白菜,结果他买错了,我指着他大声嚷嚷:“你简直把我们公司那同事还笨,他成天弄错数据害我和他一起加班,我今天上班跟他吵了一架,现在你不是也不要我跟你吵架?”老公幽默道:“与笨蛋吵架有三种结局:吵赢了,比笨蛋还笨蛋;输了,笨蛋不如;平了,跟笨蛋一样。为了你比我聪明些,我不跟你吵架。”我噗嗤一声笑了出来,儿子在旁默默点头,突然懂了什么似的。

晚饭后,我检查儿子的作业,发现了五个错误,气急败坏道:“你看人家隔壁李叔叔家的小红,年年考第一。”儿子打断我道:“妈妈,拿自家小孩和别家小孩比有三种结局:比出了好结果,自家小孩越来越像别家小孩;比出了坏结果,自家小孩越来越不如别家小孩;不好也不坏,自家小孩还是自家小孩,别家小孩还是别家小孩。为了避免这三种结果我决定在你跟我扯‘别家的小孩’时默默把耳朵捂上。”

老公大笑,我冲他做个鬼脸:“就你教子有方。”

有14位大师的18个录音。写此曲时莫扎特20岁出头,他去巴黎碰运气,职位没谋到,穷困潦倒,祸不单行,母亲又病逝了。但这一切困厄在他的曲子里却丝毫不见踪影。我随手选了几个版本:奥地利美女海布勒和西班牙老太太拉罗查弹的k333,像严寒退去、第一丝吹在脸上的春风;阳光下一岁婴儿皮肤上的绒毛;春雨过后树阴下青葱少女戏花,一颦一笑皆是好的。而在捷克隐士莫拉维克指下,中年观花秋风中,是毕业廿年之后参加同学会的感觉。第三位德国大师阿劳,老年闻花僧庐中,“哎,不说了”。

我个人最喜欢的,是霍洛维茨在“告别演出”汉堡独奏会上弹的k333。他虽已83岁,弹起来依然一片阳光灿烂。以前一直以为他只是“演奏会”大师。可细品之下,音色、句法、停顿,都有独特的设计。看似一首简单的“儿歌”,却处理得不同凡俗。不像莫扎特,又极似莫扎特。无论什么样的艰难苦恨,立马又化为恬然一笑,化万物于无形。想来那时的霍老过得并不舒心,独生女儿前几年在瑞士自杀身亡,太太是大指挥家托斯卡尼尼的女儿,专横跋扈。但他对这一切又似乎毫不在意。就像诗人米沃什写的:“任何我曾遭受的不幸,我都已忘记/直起腰来,我望见蓝色的大海和帆影。”这就是霍洛维茨。据说近来被英国媒体评为有史以来最伟大的25位钢琴家之一的郎某,我好奇听了他弹的k333,真的太好了!和霍老一比,完全是华丽包装纸绑着的一束枯柴。

对我来说,莫扎特是颗能给我带来快乐的“小药丸”。

清晨,我必须得喝口茶,听一点莫扎特,有瘾。谢谢你,莫扎特!祝你260生日快乐!

李岩是明末历史上的一位“义薄云天”的贵公子。他是开封杞县人,其父李精白曾任山东巡抚兼兵部尚书,在崇祯初年因涉及魏忠贤一案被定为“交结近侍,又次等论,徒三年,输赎为民”。在魏忠贤一手遮天之际,李精白依附阉党而丢了官,但他在当地仍为富户。

李岩幼年好读书,涉猎经史,明朝天启年间中了举人。据《明季北略》载,当地人认定李岩“有文武才”“好施尚义”。崇祯末年,河南遭遇天灾,杞县令宋某仍催征钱粮,令当地百姓苦不堪言,天性善良的李岩便去面见县令宋某,为杞县百姓请命,封建社会的官吏只对上级负责,哪管老百姓死活,宋某只想保住自己的乌纱帽与多刮钱财,对李岩仗义执言,置之不理。李岩无奈,回到家中,将自家仅存的三百余石粮食去赈济灾民。他还写了首《劝赈歌》,派人送到



这一笔,“烙”得出彩

李君兰 文 桑麟康 图

赤兔马配英雄,神来笔伴书生——这样的搭配多出精彩桥段,完美!

有趣的是,到了清光绪三年,到了南阳人赵星这里,书生手中之笔偶尔换成铜铁烟管,竟也能烫得眼前美景、绘得心中所念,烙得一番跨世绚烂!

据说,略有几分绘画才气的赵星某日烟瘾过后,顿生画兴,以烧红的烟杆代笔在烟杆上信手烙烫作画,偶得小品一幅,颇为得意,继而开始琢磨如何“烫”出画作。随他潜心研究,久而久之,便摸索出一整套烙画工艺,被称作“烙画”,也称“火针刺绣”“火笔画”“烫画”等。

有人说,烙画并非赵星所创,据史料记载,早在西汉已有懂这门技术的能手,另有刘秀受烙画工匠救命之恩,称帝后定烙画为贡品的故事。据说,汉光帝刘秀落难时,曾被烙画名匠李文相救,李文赠其烙画葫芦一只作为盘缠。公元25年刘秀称帝后,不忘当年李文救命之恩,赐其金银千两,加封“烙画王”,并将烙画列为当时贡品。看来,“烙画”兴于汉朝,但因汉末连年灾荒战乱,一度失传——这种说法颇为可信。

或许是文人间的息息相通,让“烙画”能重回人们视线。如今的烙画好手,用烙铁代笔,用电流作色彩,“滋滋”响声中,通过推、拉、顿、挫、皱、勾、点、烘等手法,在竹木、宣纸、丝绸等材质上,烫出花虫鸟兽之灵动,烫出烟波浩渺之意境,虽只能“烙”得茶褐色一色,却在颜色的深浅、明暗,线条的粗细、浓枯中,将世间万物刻画得栩栩如生,也因高温烙印而永不褪色。

不施朱颜,却可烫得绚丽世界——这门烙画技艺,已被纳入“非遗”名录,是再也不舍其消失片刻了。



昨天深夜,我接到一位远在广东的朋友的电话,他说他最近投资了好几十万和一个朋友合伙做合金的生意,不料,因市场的行情没有把握住,造成了产品连成本价都卖不出去,我知道,朋友是在前年春节,因一场车祸而差一点失去了性命,大难不死的他,还以为时来运转了,不曾料到,这回生意场上又屡遭挫败。他在电话里大声问我:“你是学医的,你能给我解释一下吗?人生之路上,为什么受伤的总是我?我该怎样梳理这种坏透了的心绪?”

七夕会

黄茨娅

沉住气理心绪

由朋友的事例,我想到了一个心理学上的有趣效应,叫做“马太效应”。“马太效应”一词,出于《圣经·新约全书》,该词的大意是:凡有的,还要加给他,叫他有余。没有的,连他所有的,也要夺过来。其实,关于这种强加的心理现象,也并不是从圣经开始的,像我国古代春秋战国时期的老子曾说过:“天之道,损有余而补不足。人之道则不然,损不足以奉有余,孰能有余以奉天下,唯有道者。”

现实生活中倘若要将“损”和“补”放在一架天平上,能永远保持平衡的话,那“马太效应”早该消失了。事实并非这样,有些人成名了,大小荣誉接踵而至,大小演讲频频露面,有些人落魄了,“屋漏偏遭连夜雨”的现象说来就来,各种灾难和打击把你的思想击得焦头烂额。

此时此刻,走出要命的“马太效应”,唯一的方法是,静下心来,梳理心绪。面对接二连三的痛苦,不妨把心绪看作是女人的一头长发。为女人,挽起自己的一把长发,她总会千方百计地挤时间,给她配上好的护发素,用一把上等的木梳,从上到下,轻轻地梳理,慢慢地,长发理顺了,然后,你再以长发当弦,木梳当指,轻柔捻转细细听,仿佛,是一首舒缓的小乐曲。你想想,一头女人之长发,有无数根细丝,它头顶上方,面临人生的风吹日晒,哪会有不凌乱的时刻?一团乱麻时你更要气沉丹田,否则的话,你将会把自己长发弄成鸡窝。

梳理心绪,从辩证的角度来说,是一种前进中的短暂倒退。因为它需要歇息、停顿和心情的自我调整。从生活的意义上来分析,则是个人的一种修养和大气。因为它需要深思、反省和一种睿智的目光。幸福再幸福,或许会让你眩晕得分不清东南西北,落魄再落魄,它逼迫你梳理自己的心绪,它会让你曾经脆弱的心坚硬得如同岩石一般,因为你会在梳理过后,去寻求新的生命冲刺,去追逐新的太阳。

健康